



桥头话桥

□张柏华



石柱县桥头镇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山清水秀，交通便利。不仅有着千年浓厚的文化底蕴，还有藤子沟国家湿地公园等自然景观，距县城只有26.7公里。史海钩沉，桥头的“桥”文化是石柱土家文化中值得提炼、挖掘的重要历史文化之一。

关于“桥头”

据《桥头乡志》载：原桥头乡场早年旧址高顶场（建于明朝），在距离乡场东南1500米的云峰村。云峰寺为建制村的中心位置，海拔1300米，最高点1700米。高顶场，唐初归南宾县管辖，明朝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划入丰都县。后因高顶场山高水远，匪患频繁，乡场迁至位于悦来、沙子两河口北岸的桥头村桥头坝，当时由六户人家合力修场，得名六合场。由于河道溪流穿越乡场，把乡场区域分割成五块，因无桥不能通达。

清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，桥头境域隶属于丰都县安仁里内第十二甲。清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，始建三多、五福、凉桥、顺天等大石拱桥，连接乡场各地，六合场更名为桥头坝场。清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丰都县内区域调整，改第十二甲为一城十乡，桥头坝称义顺乡，场名称义顺场。1937年，义顺乡改为丰都县的七乡一镇（称第四区），乡场称为桥头场。1942年，改编保甲，桥头划归石柱县第四区，管辖九乡（含桥头乡），始以“桥头”冠称乡名，2009年由乡改为镇，至今延续不变。

桥头的“桥”

桥头多河流溪沟，大小各类桥梁可谓众多。《桥头乡志》（1986年版）里较为清楚地记载了以下十座大桥：飞桥坝桥、顺天桥、凉桥、藤子沟桥、沟凉桥、三多桥、五福桥、野鹤大桥、铁索桥、桥头大桥。藤子沟水库开工建设时，除顺天桥、凉桥、三多桥、桥头大桥完好尚存外，其余各处桥梁均已被毁。2007年，藤子沟水库竣工蓄水后，顺天桥、凉桥、三多桥、桥头大桥虽然依旧完好无损，但都已成为“水下建筑”，圆满完成了它们的连接、通行作用。

这些桥，每一座都有它的建造背景和使命担当，尤其是飞桥坝桥、三多桥、野鹤大桥、凉桥、铁索桥、桥头大桥等，更有它独特的历史价值和人文精神。

飞桥坝桥：位于原桥头乡场东北1500米野鹤溪流入悦峡河下游汇合处。1943年，在河中矗立像野鹤展翅的两墩巨石上挖孔，栽桩、架木，修建起飞跨东西两岸、横卧悦峡河的“飞桥”，是桥头坝通向马鹿山、中益场，连接川鄂驿道的关隘。后因木桥被毁，只剩石砬、石墩。桥基上石刻记云：“天德二年建（公元1150年）”，字迹清晰。

顺天桥：位于原桥头乡场下端，是横跨桥头乡场的天然护城河楠木沟的大石拱桥，修于元代桥头乡场建场之年。在历史上，此桥一直是丰都、石柱两县和忠州府入桥头的“城门”，是石柱至桥头、桥头至丰都驿道上的重要桥梁。

沟凉桥：位于原桥头乡场北500米的楠木沟，横跨楠木沟末端东西两岸。清康熙四年（1665年）修建此桥，也是桥头乡通向石柱、丰都驿道上的重要桥梁。后因年久失修被毁。

五福桥：位于原桥头乡场南500米的观音洞岩下深涧，是桥头下游横跨龙河南北两岸、襟锁三江（悦峡河、沙子河、楠木沟）的咽喉之地。长100米、高11.6米、宽8米，此桥修建于清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，方便赵山村、长沙村、茨谷村、瓦屋村、云峰村五处民众出行。1912年，被洪水冲毁后没修复。

三多桥：位于桥头钵头嘴右侧，横跨悦峡河末端南北两岸。始建于1915年，后经多次维修。桥

名取自典故“华祝三多”，寓意多子多福多寿，和桥头历史上最早的书院“华祝书院”名字相互印证。

凉桥：位于原桥头乡场南岸下游2500米横跨长沙、瓦屋两村分界的悬岩深沟汇合处，跨度13.7米、桥高16米、桥宽4米。桥上画有双龙戏珠的彩图。此桥修建于明初成化二年（1466年），为桥头场通往蚕溪、蝉腰子的必经之路。后桥盖被毁，桥身尚存。

野鹤大桥：位于原桥头乡场北5000米野鹤村，是一座横跨野鹤溪沟的木质平桥，长17米、宽8米，后被洪水冲毁。如今，在桥头通往龙沙途野鹤村的公路上，新建有公路桥——野鹤大桥。

铁索桥：位于沙子河三岔河口处，历史上是洪水季节连通桥头南北两岸的唯一要道，于1912年修建。它南起瓦屋村老梁坪悬岩，北至当年桥头中学危岩，峭壁栽铁桩，八根直径约一寸粗的铁索绷紧其铁桩之上，铁索上铺枕木楼板，桥面左右铁索栏杆，两边岩上再吊16股铁索提起桥身，桥长47米、桥宽2.7米、桥高15米。铁索桥的建成，与三多桥形成彩虹双锁的独特景观。

思恩桥（藤子沟桥）：位于龙河南岸原桥头乡场北7500米的大青岩脚下，始建于明代成化五年（1469年）。1955年被山洪冲毁后，桥头乡人民政府筹资重新修筑为石板平桥。

桥头大桥：位于当时桥头乡场上端，横跨龙河南北两岸，长90余米、宽4.5米、高9米，与铁索桥、三多桥毗邻，形成五拱五洞一线平桥。大桥于1981年7月21日动工，1982年4月1日全面竣工。

“桥梁”精神

《说文》中：“桥，水梁也。从木，乔声。驛木为之者。独木者曰杠。”同时，“桥”是架在水上或空中以便通行的建筑物。西周以来，桥梁建设不断发展，从早期的独木桥、石拱桥、砖石桥，再到现在的钢筋水泥桥。几千年来，桥只在结构构成、艺术审美等方面发生变化，其本质作用——沟通、联结，从未改变。沟通、成就、负重、成全、担当，这是“桥”之内涵，也是桥头人的精神体现。

桥上可载车马，过行人，任踩踏、负重，风里雨里，盛夏寒冬，坚守依旧，毫无怨言；桥下可畅河水，行船只，桥墩基座，任由山洪冲刷击打，依旧坚如磐石，毫不动摇。这正契合了桥头镇在乡村振兴规划（2021—2025年）中，对镇内文化进行综合分析、判定后，提炼出的“自强、奉献、开放、生态”的文化理念、精神追求。

桥，链接着当地与外界的交通、信息、文化，一路通向诗和远方。“勇立桥头，甘为桥梁”，正是桥头“桥文化”的内核、精髓；“自强、奉献”，正是桥头人新时代的桥梁精神。乡村振兴战略已全面实施，让我们发扬“桥梁”精神，为桥头的明天搭建起更高更美的和谐之桥、幸福之桥、未来之桥。（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）

悦来相思鱼

□徐昌斌

嘉陵江从秦岭崇山峻岭奔腾而出，绕过剑门雄关，裹挟阆中氤氲之气，穿过钓鱼城古战场，蜿蜒曲折来到充满乡愁的悦来场。

嘉陵江畔的渝北悦来场，山水相依，风光旖旎，犹如一道山水画卷，美不胜收。每年“禁渔期”解禁后，嘉陵江的鱼儿膘肥体壮，此时悦来田埂上的黄豆也成熟了，当嘉陵江鱼儿相逢悦来黄豆那一刻，在嘉陵江水滋润下，开启一段高光时刻。只见厨师逮了一条四五斤重的花鲢，手起刀落，杀鱼切肉，鱼头鱼排码味去腥，鱼片上浆，这边掌勺师傅将菜籽油和猪油在铁锅里混合烧热，依次下花椒、大蒜、姜片、葱段、泡椒泡姜爆出乳酸味，再下豆瓣炒出红油，掺入嘉陵江水烧涨熬汤。一阵行云流水操作间，师傅加入一勺秘制调料粉，把鱼头和鱼排丢进汤料里，加入少许白酒去腥增香，再舀几坨胆巴豆花下锅，最后下鱼片一起烹煮，加胡椒和鸡精提鲜，煮上一两分钟，汤料味道融入鱼片和豆花，再搭配藿香、侧耳根等传统调味，撒上一把葱花，悦来相思鱼就出锅了。

麻辣鲜香、色泽亮丽的悦来相思鱼，鱼肉吸收了豆花的豆香，豆花摄取了鱼肉的鲜美，鱼肉蛋白和豆花蛋白交融互补，鱼肉裹着相思，豆花藏着乡愁，这道菜顿时有了灵魂，不断刺激着眼球和味蕾，人们的食欲瞬间被点燃，轻轻拈起一块鱼肉送入嘴里，鱼肉嫩滑爽口，夹起一坨豆花吞咽下喉，豆花绵扎味美，最后喝上一碗清口解腻的窖水，觥筹交错间，拉满了人们的乡愁。

悦来场是嘉陵江边一个重要水码头，是水路和陆路交汇地，当年很多物资从嘉陵江船运而来，历来是商贸云集、货物集散重地。著名诗人余光中曾经说过，自己一半的才

气，是悦来的山山水水孕育出来的。1938年夏天，年仅10岁的余光中随父母从南京来到悦来场这个芥末小镇，八九家人凑合居住在镇北的朱家祠堂，他就读于悦来场青会中学，两地相隔十里路。后来，余光中在《乡愁》里写道：“小时候，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”，写尽了一个少年在异乡的无限乡愁。直到2005年10月，悦来场等来它的乡愁主人，在阔别六十年后，余光中从台湾回到心心念念的悦来场，重游“这头”的青会中学，“那头”的朱家祠堂，还特意品尝了嘉陵江鲜美之鱼，抚慰了心头的相思，漂泊的心在此得以安放。

大江大河汇聚的重庆，盛产河鲜，对鱼情有独钟，到了“无鱼不欢”之境。重庆人有吃鱼的传统，还有吃豆花的习俗，悦来厨师从余光中的乡愁里捕捉到灵感，把嘉陵江的相思、悦来的乡愁，鲜鱼与豆花巧妙融合，创新推出了这道充满相思又充满乡愁的人间美味。悦来厨师说：“悦来相思鱼食材选料考究，要选用嘉陵江生态水域的鲢鱼，加上悦来场田埂生长的黄豆，辅以36种天然调料，最后用嘉陵江水才能唤醒它们的美味。”

随着城市不断发展，地处城市边缘的悦来场，建成集海绵城市、生态城市、公园城市、智慧城市于一体的悦来国际生态城，形成“一半山水一半城”的高品质生态格局，成为全球“会客厅”，悦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滋养着人们。2022年，悦来相思鱼入选重庆市首批“重庆地标菜”，2024年又入选重庆美食“渝味360碗”。

嘉陵江日夜不停地流淌着，滔滔江水奔腾着涌向远方，遗传了乡愁基因的悦来相思鱼，是一道充满人间烟火的美食盛宴，是一份长长的相思，更是一份浓浓的乡愁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）

